



谁与话清凉

「追忆纳兰词里的
似水流年」

张漫◎著

有一种哀伤，

穿透街角，

穿透喧嚣，

穿透心与心的设防，

穿透心里那一根最纤细的神经

在凉薄流年中，与你低吟浅唱





作者简介

张漫

水瓶女，功底深厚，行文通透、精致，内容新颖，常让人眼前一亮，爱不释手。辞藻华丽，文风犀利，佳句连篇，著有《锦堂风月落花尘》，销售业绩颇佳。

谁与话清凉

追忆【纳兰词】里的似水流年

张漫◎著

有一种哀伤，

穿透街角，

窗透喧嚣，

穿透心与心的设防，

穿透心里那一根最纤细的神经

在凉薄流年中，与你低吟浅唱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与话清凉：追忆纳兰词里的似水流年 / 张漫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3

ISBN 978-7-229-03373-6

I. ①谁… II. ①张… III. ①纳兰性德 (1654 ~ 1685) — 词 (文学) — 文学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9936号

谁与话清凉

SHEI YU HUA QINGLIANG

张 漫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李 子

责任编辑：李 子 李 梅

装帧设计：秋水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 mm × 1240 mm 1/32 印张：8.5 字数：197千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3373-6

定价：2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

心悄悄，红阑绕

连朝镜里，瘦尽十年花骨

谢却荼靡，一片月明如水

连理千花，相思一叶

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

湿尽檐花，花底人无语

情知此后无来计，强说欢期

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花月不曾闲，莫放相思醒

可耐暮寒长倚竹，便教春好不开门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别后心期和梦杳，年来憔悴与愁并

但是有情皆满愿，更从何处著思量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

滴空阶，寒更雨歇

君不见，月如水

到更深、迷离醉影

尘土梦，蕉中鹿

教看蛾眉，特放些时缺

001 003 010 017 023 028 033 039 045 050 056

062 067 072 078 084 091 101 110 116 122 129

飘零心事，残月落花知

好花月、合受天公妒

把朱颜、顿成憔悴

心灰尽，有发未全僧

眉谱待全删，别画秋山

一丝残篆、旧薰笼

还留取、冷香半缕

莫减却、春光一线

天公尽付，痴儿呆女

想玉人、和露折来

扁舟，一种烟波各自愁

珍重别拈香一瓣，记前生

是一般风景，两样心情

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

长漂泊，多愁多病心情恶

叹纷纷蛩触，回首成非

添竹石，伴烟霞

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

为怕多情，不做怜花句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

春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

砧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目录

CONTENTS

200 195 189 184 178 172 167 160 154 148 141 135

262 257 252 247 242 235 229 224 218 212 206



序言

XU YAN

纳兰词，已经成为许多人心头的一粒珍珠，圆润而美好，在无数岁月的打磨之下，仍旧散着柔和的光。就像有花香的地方就会有人留恋忘返，有纳兰词的地方，也有无数的人为着一抹清凉，将它细细品尝。

纳兰容若离我们并不遥远，不过是三百年前的康乾盛世。我们在他的字里行间漫游追忆，似乎还能看到身着古衣的他，手拈翠翘，在花前月下、大漠天涯里，低声吟唱着忧伤，然后淡然地转身离去，只留给我们一个迤迳的背影，还有无数叫人称奇的篇章。

纳兰词里，有那么彻底的哀伤，穿透街角，穿透喧杂，穿透心与心的设防，甚至穿透内心里那一根最纤细的神经。采桑子，少年游，种种般的词牌是他的心灵轨迹。他把寂寞捏进心房，掐进肉里，或者直接，或者委婉，或者周折，却总有它悲哀的隐情。

最牵肠挂肚的怕就是这份柔情，带着些分量，带着些妩媚和亲切，带着他独善其身的安宁与宿命。



他有一颗伤心，一段柔肠，把一生过成了传奇。纳兰词，就像他留给世人的真实写真，让我们可以透视那个未曾经历过的世界，领略从未体悟过的情缘。

他的句子，一次又一次地路过了我们心上。好的东西从来不怕反复琢磨，反复不会让它失色，相反，会为它添彩。

一千个人的心里，就有一千个纳兰容若。我不惮于将我心中的那一个他，捧出来给你们看。

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

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

寻常风月，等闲谈笑，称意即相宜。

十年青鸟音尘断，往事不胜思。

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总是恼人时。

——
《少年游》

少年，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好时候，只是当局人往往不知，等流年散尽了凉薄，再回首时，这两个字以及不知不觉逝去的旧韶光，已经成为悲哀的过去式。

少年，是让人欲语还休的词，人一旦开始说少年，恐怕就是回忆的开始。少年游，多动听的名字，只是写下这首词的人，往往不再是少年了。你可以再走很多路，再过许多桥，但再不会遇见从前的风景，再不会拥有从前的心情。

【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

走过车水马龙的街头，走过喧嚣热闹的巷尾，却因为隔了太久的时间，寻觅不到当初的印迹，契合不了心中惦念。

少年游这个词牌，源于宋代晏殊《珠玉词》里的一首：“绿鬓朱颜，道家装束，长似少年时。”晏殊少年得志，一生顺畅圆满，怀念过去时，总叫人感觉出一股意犹未尽，好似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没有变化。而柳永的《少年游》，则另有一番景象：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

末句“不似去年时”，一说为“不似少年时”。柳永的眼界里尽是萧条，古道瘦马，目断天涯，一生的辗转让他忘却来处，又寻不到去路。在回忆的时候，柳永少了年少的轻狂，多了厚实的沉淀。一句不似从前，说不清是在怀念，还是厌倦，但总有一股沉甸甸的落寞在里面。

柳永同晏殊的生活经历相比，可谓天上人间。他终生潦倒，生前混迹于烟花巷陌，为妓馆写歌换取生活来源，死后要靠妓女捐钱才得以安葬。柳永歌词写得妙，是因为他有生活体验。醉卧花阴也是要真心才好，他就是这样的人，再不堪的日子也叫他过出情趣来。

再说纳兰的少年，可谓繁花似锦，羡煞旁人。父亲明珠，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他出生贵胄，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含着金

汤匙出生，注定拥有许多寒门子弟求之而不得的荣华。奈何造化弄人，身为富二代的纳兰，却并不眷恋权贵，偏偏常思鱼鸟乐，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

纳兰自幼聪颖，过目不忘，18岁中举人，22岁中进士二甲，仕途通畅，一路做到一等御前侍卫。他随着康熙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见识过大好风光。只是，其实世上的风光大多类似，说到底无非是山水亭阁，见多了也就无感。

或许正因为这样，他才落寞地说，“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目之所及，不过是一般的风月景色；耳之所闻，也不过是寻常的谈笑风生，只有称了心中所向，才会显得格外相宜。

纳兰所追求的，是一种身与心的和谐交融，但他所处的环境却注定给了他许多身不由己的困境；而他短短的一生为情所困，人生最是有情痴，让他在世间几乎无处容身。其实，相由心生这四个字，倒可以用来谈风景：你看到的景致，其实被自己的心绪所左右，比如看到落花，有人想到飘零的苦，有人想到果实之乐。一个人，如果心里尽是荒芜，就算看到繁花似锦，同样不会觉得是美景。

青鸟音尘断，往事不胜思。许多人都在猜想，纳兰所说的“音尘断”是与谁，是妻子，还是沈宛，或者深宫中的那位女子？没有定论。我倒觉得，纳兰说的是自己。少年时的自己和此时的自己，因为隔了数年的光景，已经没有任何“音尘”往来；而在这个过程中，陆续遇到与失去的人，也已经各自天涯，生离，或者死别。

时过境迁之后，物是人非或者人是心非，心境变了，能留下的只有回忆，但往事不胜思。回忆，已经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却其实没有意义，不能改变分毫。

【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

多数的词，都是先写景色物件，最后一两句才如画龙点睛般抒情，这首《少年游》却截然相反，一多半都在抒情，直到最后一笔，才写景，一气呵成：“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总是恼人时。”纳兰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把情景写得漂漂亮亮让人玩味，他走了另外一条曲径通幽的路，把整个氛围营造出来，传染给我们，让我们同他一起沉溺，感受那份落寞的情怀，这是发乎一个词人敏感心灵的深邃。

况且他寥寥数笔描画的景色，也如一幅动态画面般的精致。纳兰对月，总是有一种莫名的迷恋，月在他的词中无数次出场，或缺或圆，或晴或阴，总是相宜，称意即相宜。

这次，是“一钩残照”，应是月黑风高时候，月色黯淡，倒是飞絮很活跃，像往事一样将他笼罩，确实是恼人时候。

月光，是照进心里去了，而飞絮，也是在人心里舞，纷纷扰扰，是摆不脱的愁绪。

《少年游》的生花之笔，当属首句，“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多读几遍，总觉得与柳永的《雨霖铃》末句里藏着的情绪多少有些类似：“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万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纳兰说，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带着一股空空的落寞。

柳永说，良辰好景虚设，风情无人说，同样是一种寂寥。

或许词人的心，都是一朵寂寞开无主的花，哪怕周遭有再多美景，没有知音陪在身边共同欣赏，也是枉然。知音难觅，不是每个伯牙都有幸遇到子期，那种满腔心事却无人倾吐的愤懑，闷闷地憋在心里，只能诉诸笔端。词人的情绪总是满溢的，因为在现实中少

有可以交流的人，所以才把满腹情怀用笔墨流露出来。只是惟许有情知，有些人，听不见词人笔下的声音，也许耳朵听得见，心听不见。

沿着记忆的路线，走回从前，一场少年游的回归，个中滋味，其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纳兰将自己的词作选集，自名为《饮水词》，也正因这番道理。

少年游，算不得词人最爱的词牌，算来算去，知名的也不过寥寥几首。除去纳兰词，最著名的莫过于周邦彦的《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露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佳人垂手明如玉，新橙饱满而色美，虽带着一股艳气，倒也有趣。据说，这首词背后藏了一个尴尬的典故。周邦彦与宋徽宗同好李师师。一次，他正在她的闺房，皇帝竟也来了，于是，这位词人慌不择路地钻入床下。

事后想起，难免觉得滑稽，于是作词留念，当然，异常隐晦。上阕写美人姿态，下阕是孤身归家，披星戴月。同纳兰的《少年游》不同，周邦彦记录了人生的一幕折子戏，嵌在了悠长的记忆里。就算后来，时过境迁，人心转变，也会一直记得，曾经的笙箫合奏，美人相伴，虽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意外。

我们知道，同一首词牌的格局，也就是字数、断句大致相同，

【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

而纳兰性德与周邦彦的这两首《少年游》，似乎略有差别，尤其是上阕。实际上，“少年游”的曲调变化多端，在词牌中属少见，后人全然不顾晏殊前辈定下的格律，添字减字，自由得很。这就同少年一样吧，受不得过多约束，总想出格，总想挣脱，闹个石破天惊才好。

《少年游》这词牌，倒是出了不少绝美句词，除了“算来好景只如斯”，“纤手破新橙”，还有“看朱成碧”。源自张耒，宋代的青年才俊，苏门四大学士之一，也是个风流才子，喜好歌妓刘淑奴，曾为她写下《少年游》：

含羞倚醉不成歌，纤手掩香罗。偎花映烛，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

看朱成碧心迷乱，翻脉脉、敛双蛾。相见时稀离别多，又春尽、奈愁何？

朱，是最热烈奔放的颜；碧，是最清新可人的色，什么样的美，能叫人心迷乱到看朱成碧？想起《天龙八部》里的阿朱和阿碧，同是姑苏燕子坞的丫鬟，两种最亮的颜色，完全不同的性格。

张耒写尽了缠绵，描足了风月，可末了，却仓皇地问一句：“相见时稀离别多，又春尽、奈愁何？”少年游，哪怕路过再多繁华，也终归也归于沉寂。少年，总是经不起时光的打磨，还来不及好好品味，就已经颓然过去，只剩下回味了。

少年，只那么短短几年，却要用余生的光阴去凭吊。

毕竟，少有人能洒脱如晏殊，“长似少年时”。而纳兰，他逝在31岁的光景，31岁，离少年还并不遥远，虽然可惜，也是幸

事——我们未能看到老年的纳兰再来写这《少年游》，他在没来得及老去的时候，生命就戛然而止，给我们留下了最完美的姿态。

这个突如其来的句号，虽仓促了一些，却也因为有意犹未尽的遗憾，而显得格外美丽，也格外叫人珍惜。

就算走太多的路，看再多的风景，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让自己的内心舒适安宁的地方里去。旅程和爱情，或许有些异曲同工。

你就是我心里的绝世风光，你走之后，良辰好景虚设。

只要记得他年少时候，鲜衣怒马，走过京城繁华的街市，酒楼，茶坊，红灯笼，管弦笙歌，拂去铅粉残妆，还有没有澄澈的真心，一如往初？

不识少年真面目，只缘身在少年时。其实那一路走来的沿途风光，皆因有一位如花美眷，在似水流年里曾与他结伴少年游。

后来，纳兰幽幽地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的时候，他还是眼波流转的少年，她还是未经尘世的姑娘，那最初的爱情，开出最清新的模样，好似不会衰败一样。

如果时光，能够一直定格在那一刻该有多好！

【算来好景只如斯，
惟许有情知】

心悄悄，红阑绕

月落城乌啼未了，起来翻为无眠早。

薄霜庭院怯生衣，心悄悄，红阑绕，此情待共谁人
晓？

——《天仙子》

纳兰的词，现在再读起来，像一部怀旧的电影。来看，先是一幕清冷的画面，有声有色，动静相宜：是清晨要降临了吧，鸟雀开始鸣叫，月已经缓缓地降下去；而那个一夜无眠的人，却着了薄薄的衣衫，沿着走廊一个人走，脚步很轻，速度很慢。

镜头沿着他的脚步缓缓地拉伸，是一条曲径通幽的走廊。尽头处，隐约能看见晨色的庭院，我们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冷，让人立即进入到他营造的氛围里，欲罢不能。

纳兰喜欢在繁华里写寂灭，也许是与心灵有关，他总能从日常的情景中透析出生命本质里的寂寥。按说，他的生活本该如花锦绣，可过于繁重的情怀，就好比给他装上了一副沉甸甸的镣铐，让他行走起来无比艰难。

但这一腔文人情怀，却也成就了纳兰，让他的词曲代代流传。近些年纳兰词越来越热闹，大概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隔了几百年，那些信手写下的心情，字字句句，能够让无数人动容感怀，铭记在心。

其实旗人举名不举姓，他在那个朝代里，是被唤作容若的，正如他的父亲被称为明珠。我却更愿意叫他纳兰，有一些淡淡的疏离感，像隔开了我与他之间三百余年的时光。我愿意这样远远地看着他，反而能看得更多，更全。

这首《天仙子》的首句，最能让人联想起唐朝张继那首著名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同样是霜降转寒的秋色，同样是清晓月落、城乌遍啼的夜末，同样是辗转难眠的人，只是，张继在一叶扁舟上面对空旷的江枫渔火，是豁达的景致；纳兰却从九曲回廊里款款地走来，另有一种蜿蜒含蓄的美。

张继的夜，除了乌啼，还有钟声，有独在异乡的离思；而纳兰的夜，却单薄了许多。月下，他的青衣长衫，羽扇纶巾，看起来美轮美奂，只是眉眼带愁，思念满溢。

《天仙子》，就像纳兰的某一篇日记，记录了生活的一个片段：难眠的深夜，他一直辗转反侧，彻夜烦乱，于是只好起身，迎